

“梁祝”等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共性特征论

王宁邦¹ 张茆文²

(1. 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71; 南京大学 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 江苏 南京 210093;
2. 南京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3)

[摘要]《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牛郎织女》《董永与七仙女》等民间传说流传久远,影响较大。这类故事中,主角均为并不追求轰轰烈烈生活的普通百姓,而非“才子佳人”,多出现地位高、出身优越的女子主动追求男子的情节,但二人共同生活的美景并不长久,均以幻想的“团圆”作结等,这些共性特征折射出下层平民的爱情旨趣。

[关键词] 梁祝 孟姜女 白娘子 七仙女 民间传说

千百年来,《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董永与七仙女》《孟姜女》《白蛇传》等爱情传说流播广泛而久远。这类具有反对礼教、崇尚爱情自由的传说起源于民间,折射出下层百姓的爱情理想,对其播衍中出现类似模式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清一色“非才子佳人”爱情故事

从情节看,深受民众喜爱的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可归入“非才子佳人”爱情故事类型,因迎合市民百姓的爱情观念与旨趣,故在民间流传久远,历久弥新。

自古以来,才子配佳人的爱情题材常见于中国文人小说、戏曲传奇,在文学史上留有不少佳话。“才子佳人”作品多出文人士子之手,曲折、浪漫的成分自然会多一些。如《李娃传》中郑生与李娃,《西厢记》中张君瑞与崔莺莺,《牡丹亭》中柳梦梅与杜丽娘等恋爱经历,多为落难才子爱上多情有才的小姐,历经苦难,公子成就功名,凤冠霞帔迎娶小姐,实现“大团圆”,演绎出古代文人渴望求得功名后才貌双全闺秀喜结连理、成就人生价值的美好愿望。

然而,现实与理想往往存在很大差距,无论郑生与李娃、张君瑞与崔莺莺、柳梦梅与杜丽娘,他们的爱情故事大都属于文学作品中或舞台上的浪漫。试想古往今来,能中状元的读书人有几? 知书达理而貌若天仙的才女有几? 状元与才女最终能走到一起的又有几?

相比于“才子佳人”作品中的男女主角,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几乎无一强调男子才能出众、女子貌美如花,千百年来,这类题材一直在传唱普通百姓的爱情故事,说明其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

对比“才子佳人”戏剧经典剧目与民间爱情故事不难发现,“才子佳人”剧中的男主角多出身名门,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只盼有朝一日通过科考出人头地,剧中的女主角均才貌出众、知书达理。他们的爱情经历曲折磨难,但结局终归美好。而祝英台与梁山伯、牛郎与织女、董永与七仙女、孟姜女与范杞良、白娘子与许宣,都是平民百姓,这类故事无一强调女主角具有姣好的容貌、男主角具备超人的才华。织女与七仙女是神仙,地位属神仙序列的平民阶层;祝英台家境富裕,白娘子乃蛇仙所化,终究不过平民百姓;即便梁山伯是读书人,亦并未见其求取功名的价值追求(大多梁祝传说,不仅不强调梁山伯存有文才,反而有意突出其呆板形象)。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梁祝传说源流研究”(19FZW025)及 2022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民间昆曲研究”(2022SJYB0426)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王宁邦(1969—),江苏南京人,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戏曲、民俗、历史等。

中国古代为男权社会,常以家庭主体的男性所从事职业为基础,作为“士农工商”社会阶层的划分。从深层次看,与“才子佳人”故事主要反映“士”阶层的爱情观明显不同,五个著名民间故事均为“农工商”阶层的爱情传说。

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中,董永、牛郎纯属农民,《牛郎织女》《天仙配》可归于“农”阶层的爱情故事;范杞良是个工匠,因有一技之长被征修建长城,《孟姜女》可归于“工”阶层的爱情故事;许宣本为药铺学徒,得白娘子资助后成为药铺商,《白蛇传》可归于“商”阶层的爱情故事;梁山伯出身普通人家,因读书与祝英台结缘,从其人生走向看,未来可能会进入“士农工商”的任一阶层,故《梁山伯与祝英台》当视为普通平民的爱情故事,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中,梁祝传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与这一特质不无关联。

二、离奇的“树缠藤”现象

古代爱情作品中的男女主角相爱,虽是双方一见钟情,但一般都是男方主动出击,女方忸怩配合,最终成全好事。

民间作品描述男女追求爱情有其特殊的方式。山歌小调常见“世上只有藤缠树,人间哪有树缠藤”类唱词,如明徽池调《英伯相别回家》,描述梁山伯送祝英台到河边,见祝英台唱:“哥哥送我到江边,只见一只打鱼船。只见船儿来拢岸,那有岸儿来拢船。”^①“藤缠树”与“船拢岸”,意味情爱一方的男人,当主动追求他心爱的姑娘,而不是指望姑娘来追求自己。按民间标准,从爱情追逐的主被动方式看,“男追女”作品可视作“藤缠树”类型,“女追男”作品则可归诸“树缠藤”类型。

受古代礼教约束,社会对女子思想的禁锢无疑更为严酷,故男女情爱追求中“藤缠树”现象常见,若从生物学角度看,这也符合常理。以文人爱情作品为例,从《西厢记》中崔莺莺应对张君瑞的半推半就、《墙头马上》中裴少俊对李千金的眉目传情中,可见“藤缠树”端倪。男女间互生好感好后展开爱的追逐,多是男子占据主动,女子被动或羞怯地期待着意中人进一步孔雀开屏般地展示爱意,然后才忐忑不安地去实现爱的互动,历经种种磨难,最终成就姻缘。

而分析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中男女主角的追逐场景,会发现它们多可视作女性主动追求男性的爱情传说,这类故事可归诸“树缠藤”系列。

1953年拍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电影中,祝英台初次邂逅梁山伯,即视他为知己,主动提出结拜同行。梁祝同窗共读间,祝英台对梁山伯已见爱意融融,因不便自曝身份,以女儿特有的多情与娇羞,临别前方取出玉扇坠为信物,托媒师母玉成好事;“十八相送”路上,祝英台大胆又含蓄对梁山伯示爱;父亲收下马家聘礼后,祝英台并不死心,楼台会上对心上人表明以死抗争的决心;抗争失败后,直到二人同冢,祝英台在爱的追逐中始终占据主动。

严凤英(1930—1968)主演的黄梅戏《天仙配》中,七仙女对董永的追逐表现得大胆而又热烈。七仙女在天上看见董永遭遇,对其深表同情,不顾众姐妹反对,义无反顾投身到一无所有的董永怀抱。爱情追逐中,七仙女并无祝英台般的含蓄,而是多次拦住董永去路,表示愿意以身相许,憨厚老实的董永竟然拒绝了,理由是身无分文且卖身葬父后失去人身自由,无力尽到做丈夫的责任,不愿连累无辜女子。董永对七仙女的追求躲躲闪闪,直到七仙女做法让槐荫树开口打“包票”之后,才与七仙女做成夫妻。

民间流传的《白蛇传》故事,叙述千年修行的白蛇化身为白娘子,怀着报恩的心态主动追求许宣,力排同类小青(青蛇)的阻挠。婚后许宣相信法海的话,端阳佳节劝饮雄黄酒逼白蛇现身后,一直躲着白娘子,而白娘子冒死盗取仙草,水漫金山与法海斗法,一直到被压雷峰塔为止,都始终深爱并紧随着许宣。民间故事《孟姜女》中的孟姜女对范杞良、《牛郎织女》中的织女对牛郎,其于爱情追逐上均见相似之处。

^① 钱南扬编著:《汉上宦文存·梁祝戏剧辑存》,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8页。

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中的男主角均为普通百姓,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务农、做工、经商为立身之本,并不奢望有朝一日可与才貌双全的佳人缔结百年之好,从此成就功名、声播海内。“树缠藤”现象反映出古代下层百姓的期待:他们对择偶并没有过多的要求,渴望生活中离奇出现一个喜欢自己的女人,共同生儿育女,过上普通人的幸福生活,哪怕她是“另类”也不在意。以白娘子为例,她虽属另类,由于真心爱着许宣,且有过不少善举,人们对其不幸也表示出深切的同情。

自然界中,我们提到藤与树的关系,一般会认为树是核心,藤是附属物。如果遵循民间爱情追逐的“藤缠树”抑或“树缠藤”理论,将女性与男性分别比作“树”与“藤”,以此观照“才子佳人”经典作品或五个著名民间传说故事,不难发现大都皆以“树”(女性)为核心。

就“才子佳人”爱情故事而言,以《西厢记》为例,在金圣叹看来,它是一部完全以莺莺为主的爱情戏^①。同样,五个著名爱情传说中,祝英台、白娘子、织女、七仙女、孟姜女都敢于主动地追求爱情自由,无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门当户对的社会传统,故事所有情节均围绕她们展开,她们无疑是故事中的核心人物。

民间传说中的“树缠藤”现象,表明即便普通百姓,亦对婚姻改变命运存在幻想。表面上看,在男权空间中,祝英台、白娘子、织女、七仙女、孟姜女始终不迷失自我,拼死追求女性的自由与地位,这是对男权社会的有力挣脱与颠覆,深层次思考发现,这是男权社会下层百姓迫于环境无法改变的怯弱呻吟与祈求呐喊。

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还传递出倡导男女自由平等恋爱的反礼教思想。虽然儒家强调“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认为不合礼教的言行都不该有,但人的情感来自生命底层,多有不受约束、放纵的一面,情感的压抑需要释放,这类爱情传说中男女主角的遭遇容易成为人们情感宣泄的窗口,这是这类作品长期为普通百姓盛传的原因之一。

三、满怀期待的女子“下嫁”

在中国,社会男权处于主导由来已久,女子在社会与家庭中的地位是从属、次要的。“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乃指女子择婿如同男子谋划事业一样重要。就婚姻价值取向而言,中国有重视门第的传统,讲究双方家庭的门当户对。一般而言,门户相当的子女婚配多被认作是理想的范式,而处于弱势家庭中的女子嫁入更好的门第,亦被认作合理,反之则称“下嫁”,而“下嫁”多会招致家人的责难与世人另眼相看。

若将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中男女主角的身份、地位、能力等稍作对比,会发现故事中的主人公均为普通百姓,女性都比男性聪明、坚强、有能力、有地位:祝英台、孟姜女家境更优越,织女能将天空编织得更加美丽,七仙女一夜可织出十四匹锦绢、使槐荫树开口做媒,白娘子能盗得府银与仙草、水漫金山等等。相比于女性,男性显得弱小与平凡,除了擅长本职,几乎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大多梁祝故事中,梁山伯出身于普通人家,诚朴敦厚,头脑虽不见得灵活但对女子没有偏见。相比而言,祝英台不仅家境富有且聪明伶俐,她如痴如醉地爱着梁山伯,并不考虑对方身出寒门与其祝府千金小姐身份不相配。梁山伯求爱无果忧郁死后,祝英台坚定不移地为爱持续努力,死后终于与心上人葬于一处。

七仙女与织女均身出天庭,具备常人所没有的仙术道法,地位与能力比人间地道农民董永与牛郎高出不知多少,她们愿意放弃所有,下凡嫁与一贫如洗的底层百姓,出于真爱。成婚后,她们都很享受“你耕田来我织布”的男耕女织平民生活,且终不言弃。

白娘子是位善良的蛇仙,不仅能力比许宣强,爱的信念更比许宣坚定,爱上许宣除去报恩因素,

^① 清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云:“一个是双文(莺莺),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西厢记》前半是张生文字,后半是双文文字,中间是红娘文字。但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而张生、红娘及老夫人、法聪等则都是莺莺的陪宾。”“譬如文字,则双文是题目,张生是文字,红娘是文字之起承转合。有此许多起承转合,便题目透出文字,文字透入题目也。其余如夫人等,算只是文字中间所用之乎者也等字。”“譬如药,则张生是病,双文是药,红娘是药之炮制。有此许多炮制,便令药往就病,病来就药也。其余如夫人等,算只是炮制时所用之姜、醋、酒、蜜等物。”

更在于许宣的勤劳、本分。白娘子中计现出蛇身惊坏许宣后,不仅没有离去,还冒着生命危险盗取能治好丈夫疾病的仙草;金山水斗中,怀有身孕的白娘子自知不敌法海,但为解救丈夫,仍坚持拼死一战,不惜用生命捍卫自由爱情的尊严。

孟姜女出身富有员外之家,她同情范杞良遭遇,并不嫌弃范杞良工匠出身。克服家庭阻碍成婚后,孟姜女对范杞良的爱始终无悔,千里迢迢为修筑长城的丈夫送去寒衣,体现对丈夫的一片爱心。为见殉难的丈夫一面,她一气哭倒长城八百里,宁死不屈向权贵屈服。

比较还发现,五个民间爱情传说都强调爱的追逐期间女性对爱更加执着、付出更多;在爱的厮守中,几乎不见男性任何可能会给家庭带来荣耀与显赫的非凡之举;当爱情遭遇挫折时,男性几乎没有大的作为。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始终处于主动的祝英台痴情于心仪男人,终死不悔,具有打破传统的叛逆精神,再看她魂牵梦绕的对象,身出寒门、腹无才气,求婚无果时不过发泄了一番不满,讲了几句狠话、呆话,其后再没有轰烈的义举。当人们感慨梁祝不能永结同心而为之掬出同情之泪时,更多同情无疑投向了弱女子祝英台。

为何“下嫁”的女性愿意不离不弃地紧随心上的男人,甚至死不足惜呢?从深层次看,折射出下层百姓幻想通过与上层小姐的联姻来改变其低贱贫穷的地位的理想。从某种程度上说,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演绎出男权社会异化的爱情观念,这种观念可谓“田螺姑娘”影像模式:故事中的男性几乎均不具备通过个人努力达到改变自身阶层的能力,于是幻想不需自身多费力,生活中会突现一位如意的伴侣,来打破命运的尴尬。故无论祝英台、七仙女、织女,还是白娘子、孟姜女,都是男人心目中理想的“田螺姑娘”,她们出身于优越的家庭,甘愿为心爱的人劳作、牺牲、奉献,婚后成为附属物的同时会给男人们带来机会与荣耀。因此,市井百姓渴求生活中出现这样的“田螺姑娘”,更看重的是“田螺姑娘”本身以及她那个群体的优势。如果将男人们的付出与“田螺姑娘”们的付出相比,天平显然是向女性一方倾斜的。

如此看来,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中的女主角满怀期待“下嫁”的义举,实质不过是男权至上的体现。

四、共同生活的美景均不久长

有情人终成眷属,无疑是爱情人生中的最大乐事。然而,受交通不畅、人际交往圈子不大等社会条件制约,古代知根知底、互生爱慕的男女最终成为眷属的并不多见。异性相吸属于生物法则,故青年男女初次逢面后互生好感乃人之常情,随着交往深入,性格相投的男女间感情会愈深,这是两种结合模式的现实基础。从建立感情基础的角度而言,民间婚姻不外两种类型:一为男女真心相爱,先有感情后结连理;一为男女先行婚配,生活中慢慢培养出感情。两者之中,以后一种类型为常见。

爱情故事多是现实生活的折射。将文人笔下的爱情故事与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相比,发现其间的男女主角情爱经历存在较大的差别。文人笔下的男女主角往往是一见钟情,相互追逐的过程虽有曲折,一旦达成目标,二人从此过上夫荣妻贵的美满生活。而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中的男女主角爱情大多来得突然,并非互生好感的一见钟情,二人共同生活的时间不长即出现了大的变故。

王实甫《西厢记》中,张君瑞见到崔莺莺后,顿时“魂灵几飞去了半天边”,才子遇佳人,立刻心就动。而崔莺莺初见张君瑞,其爱的琴弦即为风流倜傥的才子而拨动,分别时通过“临去时秋波那一转”暗传春情,大胆表明对张生的好感。好在结局圆满:二人经历种种磨难,终于实现共同生活的愿望。

在汤显祖《牡丹亭》中,杜丽娘与梦中情人柳梦梅初次相会即爱而不舍,终因相思成疾命陨黄泉,临死不忘嘱咐家人葬于花园梅树下。柳梦梅取得功名后,使人挖开杜丽娘坟墓,杜丽娘复生后与其共结连理,同赴富贵。

而从梁祝传说的形态变异来看,早期未见二人存在爱的瓜葛。如北宋李茂诚《义忠王庙记》中,梁祝同学期间并无爱恋;祝英台回家后又过了两年,梁山伯看望她时才知其为女子,提出让人求聘,

无奈祝英台已许马家,此时梁山伯并不以为意,至于二人同冢,完全是地裂的结果,非指二人间存有爱情。而目前所见大多较为成熟的梁祝传说,二人初次见面即互生好感,此后度过一段美好的同窗时光,直至二人分别,祝英台暗示传情,梁山伯对祝英台的感情还停留在同学情谊上。“十八相送”多为这一传说的经典场景,从叙述技巧看,相送途中营造许多的喜剧氛围,展现二人一起生活的浪漫,为二人最终不能结合埋下伏笔,而此后情节都是表现二人结合的悲哀。结局是二人不可能在现实世界实现愿望,于是不得不去另一世界中寻找快乐生活的理由。

白娘子与许宣故事中,白蛇故意施弄法术,投怀送抱,与许宣成就了好事。从交往之初看,许宣开始并没有对白娘子动心,二人结婚后,许宣在白娘子的帮助下开始经营医药铺,生活美满,直到平静的二人世界被法海打破。许宣受蛊惑发现白蛇真相后,二人间的爱情遭遇挫折。待法海将白娘子收于钵盂、镇于雷峰塔,此时的许宣虽为白娘子冒险盗药、水漫金山所感动,无奈一切已太迟了。

黄梅戏《牛郎织女》电影中,男主角为赤贫的放牛郎,听了老牛忠告,在一群仙女下河洗澡时,看中年龄最小的仙女,藏起其衣服,使其无法上天,巧娶了织女。织女之所以愿意留下来与牛郎成亲,被牛郎取去衣服应该不是主要原因,更看重的是牛郎心地善良、勤劳朴实,觉得嫁与这样的男子让人放心。织女嫁人后过上最为普通的生活,且始终如一跟随着、深爱着牛郎,直至被王母拆散亦不罢休。董永与七仙女故事与牛郎织女故事类似。七仙女从天上看到董永遭遇后深表同情,决定以身相许,故第一次见面即成就了夫妻。相处日久,情感加深而不愿离弃,玉帝知情后,将二人活生生拆开。

从孟姜女与范杞良之间的情感关系看,二者确立夫妻关系很快,此前亦看不出二人结合因爱所致。婚后生活美满,然而好景不长,范杞良很快被征,并被埋于长城之下。

如果大多文人作品中的爱情故事可用“浪漫”作一归纳的话,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的主角爱情经历可用“现实”作总结。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的男女主角均不追求生命的多大价值。大多梁祝传说中的梁山伯并非才子,不大可能有中状元的轰轰烈烈;董永及牛郎与仙女完婚后,过上男耕女织的日子;许宣婚后成为小商人,范杞良婚后与孟姜女一起自食其力。民间爱情故事大都以主角过上普通日子为美满,可即便这样的日子为何还会好景不长呢?根本原因在于,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反映出的平民百姓的爱情理想,现实社会中很难实现。

梁祝生前不能结合在于二人的意愿得不到女方父母的支持,多少受了门第观念的影响;董永与七仙女、牛郎与织女属于私订终身,招致来自天庭的家长反对后婚姻被折,同时毕竟人与神属于两个不同世界,有着不同的规则,这种“另类”相爱最终会受到来自一方或双方圈层群体力量的共同抵制,这是他们不能最终成功的主要原因;白娘子与许宣不仅属于私订终身,还涉及“人妖”相配,故不为法海所容(法海可视为社会法则的代表);孟姜女克服父母阻挠与范杞良结合,二人分开是遭受了不可抗拒力(被征修长城乃国家意志)。如此可看出,古代年青男女自由恋爱的不易,因外部力量介入,自由恋爱后能够维持长久的亦不易。

五、幻想的“团圆”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情人终成眷属,即所谓的“大团圆”,是为古代文人传奇与戏曲小说创作思维的惯势。《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与张君瑞,历经种种磨难,通过红娘撮合,书信往来完成“酬简”,生米煮成熟饭后,老夫人不得不答应在张生求得功名后让其结合,结果天遂人愿;《墙头马上》中,裴少俊与李千金私订终身,裴父发现后竭力阻挠,后裴少俊中进士,历经坎坷终得夫妻团圆;《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梦中与情人柳梦梅欢娱后,相思成疾而命归地府,柳梦梅中状元后,冒死掘开杜丽娘坟墓,杜丽娘复活,二人实现团圆。

戏曲舞台上常见的“大团圆”情节,满足了人生舞台上偏好美好收场的观众审美尚好,不过这种呆板、近乎雷同的结局,常让人乏味。古人也有对这种团圆结局不满的,如金圣叹就将《西厢记》结局,改到“长亭”为止,张君瑞能否考中状元迎娶莺莺成为悬念,留给人太多的思考与期盼。这种没有“团圆”的结局,高明之处在于,大凡看过《西厢记》或了解《西厢记》情节的观众,都知道张崔二人早

成就了鱼水之欢,最终张君瑞考中状元回来迎娶了崔莺莺,因此,“腰斩”的《西厢记》虽无“大团圆”结局,但观众心里,二人是实现了“团圆”的。

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中,男女主人的爱情均遭遇了不幸,悲剧收场之前,却都有一个让人看到希望的美丽光环:以幻想的“团圆”方式作结。

梁祝故事中的祝英台疯狂地爱着梁山伯,然而天不作美,梁山伯因爱而不得死去,祝英台生前所有爱的努力最终都付之东流,故事悲剧氛围达到顶点,但并没有结束,在其后祝英台祭祀梁山伯的情节中,梁山伯墓冢突然裂开,祝英台毅然走了进去,墓冢再次合拢,此后,二人化作了比翼双飞的蝴蝶。梁祝故事以梁山伯逝去为终局,或至祝英台进入梁山伯墓为收场,观众美好的期待化为泡影。对于一般习惯于男欢女爱“大团圆”的受众来说,心灵虽然受到强大的震撼,却不会满足。“化蝶”结局,正好填补了其心灵缺憾。然而,现实社会中,人是不可能化作蝴蝶的,这种“团圆”结局纯属幻想。

孟姜女千里为夫送寒衣,到了长城方知丈夫早已埋入长城墙脚下,哭倒了长城后,范杞良尸骨露出,二者终得相见。孟姜女与范杞良的这种“团圆”,不过终于见到了死去久矣的丈夫,是活人与死人的“团圆”。

《牛郎织女》中,织女被召回天廷后,仍不死心,最终逼得王母让步,允许她每年农历七月七到鹊桥与牛郎相会。牛郎织女与王母的激烈斗争中赢得的“团圆”,二人的“团圆”穿越了人间与仙境,可视为人仙间跨界的“团圆”。“七仙女送子”的故事流行于江南一带的安徽、江苏等地,可视为董永与七仙女故事的续篇与结局,这种“团圆”可视为纯洁的爱情之花结出生命之果的浪漫跨界“团圆”。

《白蛇传》中,青蛇搬来烽火仙子,吹倒雷峰塔,白蛇得以与许宣“团圆”。值得一提的是,生活中真实的雷峰塔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倒掉,鲁迅当时曾撰《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为白娘子的自由而歌,而舞台中的雷峰塔却早见倒掉了。看来,白娘子与许宣的“团圆”是一种饱含期待的“团圆”。

五个著名民间爱情传说结局出现的“团圆”都是不切实际的:人化蝶固然不可能,人与仙之间的跨界相会、长城能为女子哭倒则类似神话;雷峰塔早已倒掉,2000年以后开始的考古发掘并未发现法海用于镇压于白娘子的钵盂,换言之,白娘子是仙而许宣是凡人,即便雷峰塔早倒几百年,此时的许宣早已作古了,二人也不能实现“团圆”。

比起“才子佳人”大团圆的结局,梁祝及其他几大民间传说并没有落入窠臼与俗套,幻想的“团圆”激发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达出对自由恋爱愿望的寄托,在观众心中引起共鸣的同时,反过来促使人们对生活乃至命运做出思考,激发出年轻人对不自由婚姻现实的反抗,同时产生如同西方悲剧“怜悯”审美般的特殊体验,这种感觉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一般“才子佳人”戏远不能及。

(责任编辑 刘 英)